

且介亭雜文二集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且介亭雜文二集

序言

昨天編完了去年的文字，取發表于日報的短論以外者，謂之『且介亭雜文』；今天再來編今年的，因為除做了幾篇『文學論壇』，沒有多寫短文，便都收錄在這裏面，算是『二集』。

過年本來沒有什麼深意義，隨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決不會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過給人事藉此時算有一個段落、結束一點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經年終，我的兩年以來的雜文，也許還不會集成這一本。

編完以後，也沒有什麼大感想。要感的感過了，要寫的也寫過了，例如『以華制華』之說罷，我在前年的『自由談』上發表時，曾大受傅公紅蓼之流的攻擊，今年才又有人提出來，卻是風平浪靜。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這才大家默默無言，然而爲時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寧可如邵洵美輩的『人言』之所說：『意氣多於議論，捏造多於實證。』

我有時決不想在言論界求得勝利，因爲我的言論有時是梟鳴，報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會有不幸的。在今年，爲了內心的冷靜和外力的迫壓，我幾乎不談國事了，偶爾觸着的幾篇，如『什麼是諷刺』，如『從幫忙到扯淡』，也無一不被禁止。別的作者的遭遇，大約也是如此的罷，而天下太平，直到華北自治，才見有新聞記者懇求保護正當的輿論。我的不正當的輿論，卻如國土一樣，仍在日

卽于淪亡，但是我也不想求保護，因爲這代價，實在是太大了。
單將這些文字，過而存之，聊作今年筆墨的記念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魯迅記于上海之且介亭。

目 錄

一九三五年

葉紫作『豐收』序	三
隱士	七
『招貼卽扯』	一一
書的還魂和趕造	一四
漫談『漫畫』	一八
漫畫而又漫畫	二二
『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二四

內山完造作『活中國的姿態』序	五九
『尋開心』	六三
非有複譯不可	六七
論諷刺	七一
從『別字』說開去	七五
田軍作『八月的鄉村』序	八三
徐懋庸作『打雜集』序	八七
人生識字胡塗始	九四
文人相輕	九八
『京派』和『海派』	一〇二
鎌田誠一幕記	一〇九
衡堂生意古今談	一一〇

不應該那麼寫·····	一一四
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一一八
六朝小說和唐代傳奇文有怎樣的區別？·····	一二九
什麼是『諷刺』？·····	一三三
論人言可畏·····	一三七
再論文人相輕·····	一四四
『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專輯』序·····	一四八
文壇三戶·····	一五一
從幫忙到扯淡·····	一五七
『中國小說史略』日本譯本序·····	一六〇
『題未定』草（一至三）·····	一六三
名人和名言·····	一七八

『靠天吃飯』……………	一八五
幾乎無事的悲劇……………	一八八
『題未定』草（四）（不發表）……………	
三論『文人相輕』……………	一九二
四論『文人相輕』……………	一九九
五論『文人相輕』——明術……………	二〇三
『題未定』草（五）……………	二一〇
論毛筆之類……………	二二〇
逃名……………	二二四
六論『文人相輕』——二賣……………	二二八
七論『文人相輕』——兩傷……………	二三二
蕭紅作『生死場』序……………	二三八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二四二
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	二四六
雜談小品文·····	二四九
『題未定』草（六至九）·····	二五三
論新文字·····	二八〇
『死魂靈百圖』小引·····	二八四
後記·····	二八九

且介亭雜文二集

一九三五年

葉紫作『豐收』序

作者寫出創作來，對於其中的事情，雖然不必親歷過，最好是經歷過。詰難者問：那麼，寫殺人最好是自己殺過人，寫妓女還得去賣淫麼？答曰：不然。我所謂經歷，是所遇，所見，所聞，並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裏面。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蒂，還是不能憑空創造。描神畫鬼，毫無對證，本可以專靠了神思，所謂『天馬行空』似的揮寫了，然而他們寫出來的，也不過是三只眼，長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體上，增加了眼睛一隻，增長了頸子

二三尺而已。這算什麼本領，這算什麼創造？

地球上不只一個世界，實際上的不同，比人們空想中的陰陽兩界還利害。這一世界中人，會輕蔑，憎惡，壓迫，恐怖，殺戮別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寫不出，于是他自稱『第三種人』，他『爲藝術而藝術』，他即使寫了出來，也不過是三隻眼，長頸子而已。『再亮些』？不要騙人罷！你們的眼睛在那里呢？

偉大的文學是永久的，許多學者們這麼說。對啦，也許是永久的罷。但我自己，却與其看薄凱契阿，雨果的書，寧可看契訶夫，高爾基的書，因為牠更新，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中國確也還盛行着『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爲了社會還有三國氣和水滸氣的緣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嘗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

這裏的六個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聞，而現在却是極平常的事情。因為極平常，所以和我們更密切，更有大關係。作者還是一個青年，但他的經歷，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順民的一世紀的經歷，在轉輾的生活中，要他『為藝術而藝術』，是辦不到的。但我們有人懂得這樣的藝術，一點用不着誰來發愁。

這就是偉大的文學麼？不是的，我們自己並沒有這麼說。『中國為什麼沒有偉大文學產生』？我們聽過許多指導者的教訓了，但可惜他們獨獨忘却了一方面的對於作者和作品的摧殘。『第三種人』教訓過我們，希臘神話裏說什麼惡鬼有一張牀，捉了人去，給睡在這牀上，短了，就拉長他，太長，便把他截短。左翼批評就是這樣的牀，弄得他們寫不出東西來了。現在這張牀真的擺出來了，不料却只有『第三種人』睡得不長不短，剛剛合式。仰面唾天，掉在自己的眼睛

裏，天下真會有這等事。

但我們却有作家寫得出東西來，作品在摧殘中也更加堅實。不但爲一大羣中國青年讀者所支持，當『電網外』在『文學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題目發表後，就得到世界的讀者了。這就是作者已經盡了當前的任務，也是對於壓迫者的答覆：文學是戰鬥的？

我希望將來還有看見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時候。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魯迅記于上海。